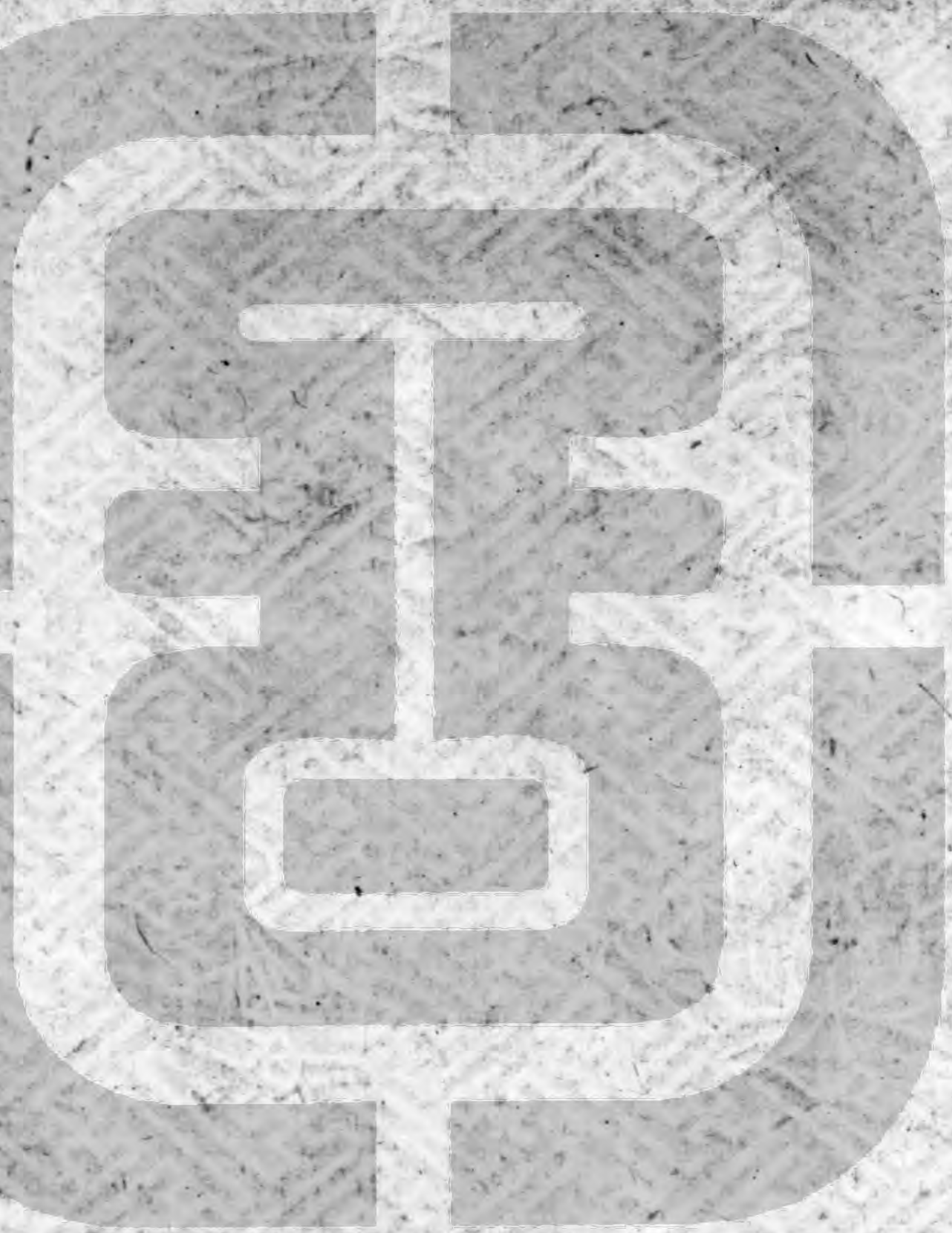


經濟

兩浙名賢錄

八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

經濟

漢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尚書魏少英朗

大司農朱公偉儁

陳留相駱孝遠俊

三國吳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附子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附子式

晉

衛將軍虞思奧潭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冲父侃附

宋齊梁陳

散騎常侍孔休文子紹忠附

隋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唐

容州刺史厲文才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宋一

樞密副使孫元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集賢殿修撰唐士宣義問

龍圖閣學士陸介夫詵 安撫使姚廷輝子宏附

龍圖閣學士盧仲甫秉 光祿少卿沈存中括孫峴附

龍圖閣學士毛正仲漸 秘閣修撰陳季任楠附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弟法原附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資政殿學士詹世安度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子叔玠季埒孫鑰附

龍圖閣直學士宗汝霖澤子穎附

布衣倪文卿朴 光碧堂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請圖閣直學士宋大淵

資文閣學士柴仲勳

我知我學士歐陽安

請圖閣直學士盧

資文閣學士

請圖閣學士

請圖閣學士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閱

經濟

漢 共四人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賣薪給食負薪行輒讀書歌謳之其妻負戴相從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遂求去已而買臣

諸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
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爲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誦。
丞相弘時東粵數反覆，買臣上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南徙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
行，可破滅。」乃拜爲會稽太守。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舡備
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爾，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
驚駭，自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去。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妻媿，自經死。買臣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
粵，帝壯其功，徵爲主爵都尉，坐事免。復起爲丞相長史，

與御史大夫湯有怨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歸葬故里其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尚書魏少英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

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竇武等誅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

大司農朱公偉僂

朱僂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販繒爲業僂以孝養著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僂爲

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傷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傷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傷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邑。卽拜傷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覩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傷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傷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傷。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

克敵。僂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僂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僂。僂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僂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聽之。僂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僂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僂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眾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僂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唐侯。母喪起復。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

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
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
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儂爲河內太守將家兵
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時董卓擅政以儂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
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儂輒止之卓雖惡
儂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儂
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
寡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儂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
都計事非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
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儂曰相國
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者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
卓後入關留儂守洛陽而儂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
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奔官奔荊州移書州郡請師討卓
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
儂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
內拒儂儂自知兵寡不敵留關下不復前已而董卓被

誅。催。汜。作。亂。儂。時。猶。在。中。車。陶。謙。以。儂。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儂。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儂。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儂。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催。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儂。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儂。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催。和。汜。不。肯。遂。留。質。儂。等。儂。素。剛。卽。日。發。病。卒。

陳留相駱孝遠俊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時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豐盈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不受兵燹飢荒之苦隣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

後術衆飢遣使求糧俊曰爾爲盜則可吾以糧齊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亭侯自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禘附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三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

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術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克兵後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

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湏，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子式附

陸胤，字敬宗，左丞相凱之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讒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拜胤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
亂。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
臨海。海流秋鹹。亂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
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
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
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亂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
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
肱王室。以贊文。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

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
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二年。與
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如故。

晉 共四人

衛將軍虞思奧潭

父忠附

虞潭字思奧。吳騎都尉翻之孫。父忠仕宜都太守。吳之
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舉秀才。
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值張昌作
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

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
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
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轉南康
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
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
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
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
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復元帝召補丞相軍容祭酒轉琅
琊國中尉以疾告歸會王含沈亮等攻逼京都潭遂於
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兵衆以萬數自假
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
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旅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
梁衆咸懼潭曰舉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
長史孔坦追躡亮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亮已擒罷
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
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以討亮功進爵零陵縣侯蘓
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
績大駕過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

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尹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詔轉鎮國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母憂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旣至。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年九十七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孫嘯父。從子駿。自有傳。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冲父侃附

孔坦字君平。祖冲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令應舉孝廉。庶不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賊。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官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
四科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
竟不能屈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
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
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克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
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敬憚尋屬
蕪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
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
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脫峻徑來是襲朝廷
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塩米亮方悔之坦謂人
曰睹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湏戎服旣而臺城
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
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
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
必湏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
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
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
固爭甚切始令鑿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
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勢遂分卒如坦計峻平以
坦爲吳興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
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
賑窮乏百姓賴之坐事免尋拜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
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
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
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
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
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
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
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之重
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榘桶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叙
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味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

宋齊梁陳

共二人

散騎常侍孔休文

子紹忠附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及景平，司徒王僧辨先下辟書，引爲左曹掾。

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辨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時侯景初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

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
乃除與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
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弃其餘因
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出
守晉陵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
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
以單騎臨任所得秩俸隨在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曲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與曰
太守身居美祿何爲而難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與
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
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
校尉中書舍人尋爲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與共決文帝嘗謂與等曰今三方
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
意與乃流涕歎歎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
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
古之遺直今見之卿乃拜與爲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

國子祭酒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卽位召拜吏部尚書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別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贍遷職宣帝欲用奐代贍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未幾改弘範官衛尉卒年七十五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隋 凡一人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
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
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
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
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沂
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
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廷上表請使高麗臣聞聖人當
宸物色錫堯匹夫奔蹏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纒覽臣
所謁昔軒轅馭曆旣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
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
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
惡殺好生欲論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
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
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
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時齊王暕頗驕
縱暱近小人知命劾奏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遼東之後
爲東暭道受降卒於師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唐共四人

容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

浦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

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

容人聞之鼓舞惟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

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痼瘵生色赫衣革心夜無吠犬

民皆稱之曰厲父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遊卒孫乾

曜高簡有祖風烈四世孫玄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褚伯玉

褚瑒字伯玉錢唐人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

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簪筆柱下凜然有搏擊鷹鷂之

志權貴為之脅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瑒持節監總

督諸將瑒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鹵

獲過當捷聞玄宗大喜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氣象

凝挺不減在臺

宋共二十三人

樞密副使孫元規汚並士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叅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切直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績召爲右正言論事益有直名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奏陛下自召夷簡還之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右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嗟怨隆盛之基忽

至於此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太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居兩月以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代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

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譁者。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樞密直學士。會京東多盜，乃出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明日官軍以敗聞，帝謂沔有先見，以沔爲廣南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與青會。青與智高戰，歸仁舖，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沔折之曰：廟樂皆歌咏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

乃可觀。使者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喪。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又徙并州。已而諫官奏沔諸淫縱不法事。按驗有跡。責寧國節度副使。會覃恩。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向聞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又徙知延慶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威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更字達道。婺之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竒之。舉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竒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神宗卽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耳。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進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種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俱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勅二府同。而後下。京師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菱舍。元發獨寢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飢。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此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卽言新法之害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流落且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河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論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

扣閣門。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旣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樞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蘓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慍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補缺遺。別遣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

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定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狗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參知政事介之次子。博學善文詞。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西京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

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會。從。魯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朕知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

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弃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龍圖閣直學士陸介夫誥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具州亂給事不乏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澗誥主餽

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旣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進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威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蒞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誥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徙湖南北轉運使進集賢殿修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誥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友人滋

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
英宗戒以毋得輒改詵法。道除知延州。促入覲。帝勞之。
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卿延最當敵要。今當何先。
對曰。邊事難以逾度。未審陛下欲安靜耶。將威之耶。帝
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唯朝廷與帥臣意
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
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
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則國威不
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
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
吏擅興兵。今誅之矣。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鬼
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
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衆
足情僞。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
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
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
今無益我。而輕啓西彙。非計也。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
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回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

力徙知秦鳳，謬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謬，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弃綏州。而上謬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謬抵罪，向與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民刀畊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倘歲儉，不能償通，通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

子宏附

姚舜明字廷輝，岷人。舉進士，累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宣

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時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計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卽位，遷監察御史，僞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汚。高宗時，除知江州。劇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壘，制賊橫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補楚辭一卷。子宏，寬憲，寬憲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頤浩薦爲刪定官，調江山令。適歲旱，有巡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乘

盧秉字仲甫。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治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

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

鬼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幣，且使上所獲噐甲，秉守邊久，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日，復召還渭。慰籍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益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光祿寺少卿沈存中括

沈括字存中，邁之從弟。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歷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多市井庸販，法象圖噐大抵皆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擬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爲五科，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塩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塩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監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湏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爲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騷激。執弓傅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斃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坐永樂之失。謫均州團練使。徙秀州。尋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屬文。於天

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
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
於世其龍圖閣毛正仲漸暮至汴人百口日貴卒盡數計
直龍圖閣毛正仲漸暮至汴人百口日貴卒盡數計
毛漸字正仲。循之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
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
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弃地。
漸曰。蠻獯晬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
卽弃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旣弃。蠻復大入。抄掠覆官軍。
荆土爲大擾。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
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言數州被害。卽捐
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
起長安堰。至塩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
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漚。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

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閣待制

秘閣修撰陳季任楠 孫峴附

陳楠字季任平陽人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雍政和廷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校書著作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不滿望戕帥臣柳廷俊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楠單騎入亂軍

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不敢動第邀楠奏帥臣自斃而叛將有彈壓功乃肯解甲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旣調行乃道中追殺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改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大禮不合與吳表臣俱罷未幾除京西帥殄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於官贈中奉大夫孫峴字來東以祖蔭授浙東幹辦中宏詞科知全州以最除禮部郎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坐不肯草蘓思且節度使制忤

權臣免。明年起知廣州。修城濬濠。置勇敢軍。以壯聲勢。洞寇不敢作。徙知泉州。召爲兵部侍郎。未至卒。贈太保。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龍泉人。中進士。策通判澧州。知建昌。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時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障浚湟。繕緝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卽

錢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陞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嚴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彙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畊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進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償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卽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繁城亘二十餘里。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湟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繕十餘萬。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奉祠卒。

弟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歷遷司農卿。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紹興元年。張浚承旨。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眾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閔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斤。秦隴叛兵欲窺蜀。法

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良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元木攻。閔爲吳玠所敗。法原與吳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於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詹世安度

詹度字世安。縉雲人。翰林學士騃之孫。以世賞入官。宣和中。爲燕山路安撫使。奏郭藥師不可信任。改帥中山。兵精糧足。戰守有餘。暇則繕樓櫓。治器械。日引士卒。校石超距。以爲戲。或蹲甲以射。試其巧拙。而殿最之士。卒皆拳勇。趨捷無不一當百。賊或一踐其地。皆應機摧破。屹然爲北方雄障。欽宗御書獎之曰。爾秉節不移。嬰城固守。能出奇策。屢挫賊鋒。昔張許之守睢陽。二顏之守朔郡。不足爲卿道。除資政殿大學士。封信國公。藥師果叛。如度言。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玘孫鑰附

梁汝嘉字仲謀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育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宗南渡至常州守俸俱遁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知臨安府上而官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樞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縉雲郡公家居隣郡學捐地基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子叔玠知郴州季玘歷官江西提舉終吏部侍郎江西俗

多不舉子。玘為創慈幼院，置田收養所，至惜公帑，不妄廢俸。入外，不名一錢。行部，恐擾州縣，不宿驛邸。常曰：吾以清白遺子孫。丞相謝深甫每稱之曰：真廉吏也。子鑰，朝散大夫，知典國軍。

龍圖閣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為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

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眾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

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賫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澶。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檀那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

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卽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

之蒲解者是。虢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鼓舞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今延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略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爲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弃。以遺敵人乎。詔遣官迎奉六官。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

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弃之，非惟一臂之弗
瘳，且并其腹心而弃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
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
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將
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
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
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
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
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闔
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
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
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
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
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
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僇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賊，自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黔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

日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人人過其壘，海怒而齮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鑿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贄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旅，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克反

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布衣倪文卿朴

倪朴，字文卿，婺之浦江人。豪雋不羈，喜舞劍，談兵，耻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意氣沉雄，言辭激烈。有古作者風。上之當路，不能用。鄭伯熊聞之，歎曰：「倪文卿胸中有數萬甲兵，用之可當一面。廟堂不知推轂，可謂無人。」朴志益慷慨，不自禁。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年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同甫見輒稱之曰：「奇男子，奇男子。」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成無玷字白圭武康人登崇寧五年蔡嶷榜進士第調
江山令時盜賊蠭起里中惡少年探赤丸橫行都市吏
不敢誰何無玷庶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
犬百姓稱爲神君宰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
興復大計除刪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
浩以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
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
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
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
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
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

經濟

宋二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資政殿大學士葉審言義問

布衣張叔靖頤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建康府通判陳同父亮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淙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青松居士俞商卿瀨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君安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司農卿洪季恩夢炎

從兄揚祖附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南陵縣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平原陸鍾良登之氏閱

經濟

宋二 共三十五人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

判官賑飢得法用秦檜薦為勅令所刪定官累官尚書

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為陳虜不可信不聽

擢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而胡銓上書遂欲
斬秦檜以謝天下帝震怒禍且不測剛中率同臺論救
銓得編管改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
克叅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
宣諭使尋克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剛
中出關迎之與贊謨反覆爭詰卒全階成良鳳及秦商
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
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
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餘萬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
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
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
厲政卽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
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
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
儲侍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
曰宗汝霖如卧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
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錢米荆門剛中日今日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祠部郎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請身先衆人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丞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克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官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

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霍其典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改知常熟縣。朱勗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諂諛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水驛
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
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
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
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
禪擢右司諫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
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
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
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
堂光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
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
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
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圍急奏乞
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
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
者假以初官應副噐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
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備以伐敵人之謀等
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

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謫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侍御史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得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克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戰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悟解去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西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湏臾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卽反墜

不能傷。取檉木爲橦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宴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竝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嘗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毋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擢吏部侍郎。光奏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繁昌、蕪湖，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蓼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營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管繕事。光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

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倘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叛。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又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宣撫使。光假道至郡。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拜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時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

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遂用
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黥虜姦計
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
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
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丐去章九上乃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丞
萬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爲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
置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
軍檜死始以郊恩復官聽自便行至蘄州卒年八十三
追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初光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
得其精微故於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瘴海
處之泰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於世四子
孟博孟堅孟珍孟傳皆知名士而孟傳最著自有傳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以南省高第廷對第一授簽書平
江軍節度判官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
熿提舉秘書省館中率趨附之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

交一語嘗語同舍謂不宜自屈熹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及檜死熹斥尋復起用歷尚書吏部員外郎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未領者自號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王氏死卒奪先生號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後徙知潭州宜章民陳峒竊發甚猖獗佐檄流人馮湛權湖南路兵馬鈐轄假便宜徃征之乃具奏論賊勢上是其策遂就擒詔以佐忠勞備著超陞顯謨閣待制歷工戶二部尚書淳熙十一年奉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山陰縣開國男

資政殿學士葉審言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姦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飢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

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之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去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進侍御史遷吏部侍郎自檜主和議邊備寢弛義問奏有備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練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尋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舩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以備之逆亮果窺江上命視師江淮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字於旗以賜之遂有采石之捷孝宗卽位封新安郡侯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義問雖登政府所得俸祿盡周故人賢士無資治第寓衢州僧舍以卒謚忠簡

布衣張叔靖頤

張頤字叔靖，瑞安人。世居陶山，倜儻有氣節。平居禮貌踈簡，至談古今理亂，襟度豁然。若人人在其懷抱中，里人有爭訟，多就正一言而決。台寇薄城不利，由桐嶺將趨瑞安。頤聞之，卽傾家具治牛酒，召邑中少年勇敢者數千人，割炙共飲，語之曰：「若屬墳墓妻子，皆在於此。寇至則無噍類矣。盍相與戮力共保之。」諸少年曰：「請受約束。」頤遂以軍法部署，先令五百人持旗鼓夜伏陶山之左。約曰：「聞鼓則起，復令九百人分爲三隊，揭竿爲旗，扼要而陣。令曰：『明晨賊至，則三隊更進迭戰，少酣卽佯奔。』鼓旗走陶山北，聞鼓則反戈違令者，斬。」頤乃自將數百人，携雷鼓伏山頂。明晨賊果至，三隊迭進，輒佯走，賊爭利而前。頤見賊已入伏，卽援桴鼓之，伏兵競起，三隊反兵夾攻，呼噪之聲震山谷。賊大駭，奔潰自相蹂踐死者，不計其數。生擒數百人。或曰：「盍獻俘幕府乎？」頤曰：「吾爲墳墓計耳。寧乘時以邀賞邪？適者鋒鏑之下，已有餘慘。更忍殺數百人，以爲功乎？且此皆良民，爲賊所脅，以至是，卽解其縛縱之，歡聲如雷，皆叩頭泣謝去。鄉邑遂安。」

無何歲大旱民飢頗復集鄉人就陶山湖側築陂瀦水灌田萬餘畝就食者日且千餘人紹興中太守章誼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至則以中興十策干執政語不合歸老於家年九十餘卒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累官太僕丞靖康初金人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惟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果敗李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

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尋罷歸家食者八年高宗幸永嘉弼見宰相請移蹕入城某可以得財某可以得舟由是民不加歛而供億無乏宰相以爲才薦起提舉淮東塩事改湖南運判楊公據洞庭寇鼎州王瓌又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公陸畊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

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卽赴。彥所得將八
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
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
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
吏謁，大駭。弼曲折警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
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
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
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
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
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旣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
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
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
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
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蒲山紅之屬，其衆
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幕將議
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
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漕
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
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
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
知廣州錄前功進敷文閣待置卒年六十三贈通奉大
夫謚忠簡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邁之孫宣和間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
肅王出質後得還真爲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
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
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
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
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
今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
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倭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暮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徽州司錄，召拜監察御史，論三鎮不可弃，累陞

顯謨閣克御管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不可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克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處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克集賢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宜索皆執奏不進論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皆人所不敢言者俱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克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其先自密州徙居於鄆，登紹興進士第。孝宗銳意恢復，虞允文、王藺、趙雄輩俱以言兵驟進。粹中因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疆要策十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摩畫經理，俱詳盡情事。雖遠在數千里外，如指諸掌。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彛等奏議，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卽位，卒如其議。後以待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吏民懷之。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方有開字公明，淳安人。少倜儻，有大志。嘗游荆襄，觀形勢，爲國子錄，輪對論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爲用武之地。因上聯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諭之曰：今日之勢有如蜂腰，朕每思不覺寒心。卿能爲國遠慮，轉司農丞，再對論規模，荆襄鎮以心腹，宜講屯田，爲大計。上尤欣納。且曰：屯田，朕念之久，未有能任之者。

卿有志事功異日宜爲朕當一面後運判淮西著屯田
詳議二十二卷以獻當國者沮之卒不得一展其才而
死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以不
附秦檜論罷尋起知處州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
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
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
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
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
矣出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
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
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
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官在殯奏免支移折變
鑑湖久廢常苦旱澇會歲大飢出常米募飢民濬治召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樵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官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後以聞詔褒諭改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常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乂事皆上決執事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光宗初受禪出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寢

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叅決。宰相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玕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讓趙汝愚。汝愚問計將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禫遣侂胄請於憲聖。憲聖許之。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公事。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寢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禪助。不避形迹。而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乞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適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諷御史劉德秀。胡紘等劾誼。謫

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後婺州。久之許自便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撫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間。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追謚忠文。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蔡必勝字直之。平陽人。乾道初中。右科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衫拜庭下。必勝始袍笏以客禮見。召試爲閣門舍人。侍臣魯覲方用事。冀其過已。必勝故不往。出知邵州。陞辭論擇方面人才爲天下大計。孝宗異之。曰。觀卿儀表非俗。前程未可量也。還帶御器械。光宗在東宮。聞其不見魯覲。歎息言。必勝固是佳士。及卽位。擢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中外洶洶。憂禍起旦夕。必勝與趙汝愚定議立寧宗。天下宴然。必勝之功。居多。韓侂胄方規專權。忌之。出知廬州。旣鎮淮右。

遂議浚肥河造戰艦大張聲勢以基遠圖侂冑益忌之
卽擢吉州刺史奉祠卒必勝爲政能求人疾苦審事利
病條畫修廢先後以倫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立
祠以公田給祀事四方名士擯於家者不以疎密存問
無虛日其忠孝慈良根於天性故凡所立皆得其大者

建康府判陳同父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
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
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竒之曰此國
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
得徧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
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
下忻然幸得蘓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
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
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
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亮更名同
請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
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措。惟魯覲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義。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諭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又詣闕上書。言尤剴切。既上。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涉犯上。或以告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庶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因疑事由於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蘓者數次。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與朱熹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帝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

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變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亮與鄉人會宴，同坐者歸而暴死，累繫獄。會呂興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行事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

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疏，乃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旣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疇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丞相喬行簡爲請謚，事下太常，定謚曰文毅，更與一子官，尤異。數云：所著有龍川文集，葉適爲之序。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滌

周滌字彥廣，湖州長興人，左中奉大夫需之子。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府。時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首命滌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滌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

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深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移守婺州。復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葉介字石叔。婺州義烏人。淳熙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爲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中刑法科，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禪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蓋禁寬租期，均徭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棄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歷官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擢太府少卿，進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撥

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牒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瀆，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歸。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滌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旣至，慰勉之，錫以衣物，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聞，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

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適負柅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本府進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魯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

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言父子相親之義。不聽。力求罷去。寧宗卽位。復召爲御史。時韓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改知婺州。坐事降罷。侂胄誅。召拜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

兼江淮制置使。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後。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進禮部尚書。兼侍讀。促入覲。丐去。愈力。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

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俞灝字商卿錢塘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仕淮東。宣撫丘密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灝料虜必窺采石。請回軍石梁河以遏其鋒。虜擣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盪平江湖。多灝計畫。再遇欲治脅從者。救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灝畫計。灝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輕信。趙良嗣張覺往轍可鑒也。歷秉旄節。皆有聲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若干卷。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瑄

趙希瑄字君錫。餘杭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瑄下座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爲危之。希瑄至關審形。

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謀窺閔希瑄得謀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瑄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瑄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瑄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樞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瑄易班希瑄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史以寶璽恩進和州防御史理宗卽位以公族近邸恩進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瑄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十年不調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博士遷校書郎改司農丞出知興化軍旣至條奏便民事乞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制置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秘書之明白者遷著作佐郎擢考功郎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擢右司諫兼侍講時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並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旣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

臣爲陛下耳目官，諫墨未乾，乃以迂樵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明日出國門。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起知太平州，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除樞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

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
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
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
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狖若鈔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
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
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
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
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
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於吉之南

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
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
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
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
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
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以言者罷
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召遷工部侍郎理宗卽位
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將行盜盜起寧化部使者遣左
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民相驚

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抵郡，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雋頭爛額之功邪？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願，從高宗南渡。初家餘杭，聞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善湘初以恩補中順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改知餘姚縣，添差通判婺州。以招茶寇功，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累遷。太宗正丞，兼樞戶部郎官。進直徽猷閣，兼知廬州。以平固始寇功，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封祥符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寶章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勦防江軍及平楚寇等功，進龍圖。

閣待制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進封伯加食邑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行事及戮全露布以聞陞兵部尚書進封侯加食邑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籍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之有經緯者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故積年逋寇應機俱定復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及策應荆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三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丸疏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司農卿洪季思夢炎

從兄揚祖附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登寶慶元年進士第爲桃源酒官端平間禁軍構逆命夢炎撫諭既受者索飲至醉卧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斫其導卒血濺衣裾而色不爲動諭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兵變仍命夢炎綏撫至淮揚聞帥趙葵詭以指日破城夢炎曰攻討者制閩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葵深避之及至將

士猶危言相恐，必欲自效。夢炎曰：殊恩曲赦，非愛闕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轉武學博士。時從兄揚祖爲太學博士，宰相范鍾語之曰：難兄難弟，乃武乃文，復以太宗正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卿。差知衢州，朝議以其有經濟才，且將大用。未幾卒官。時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四卷。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父廕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

執弟子禮。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剿之。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遣使講和。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改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

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游兵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衝。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又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宴然。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准。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陞通判襄陽府。以經理屯田積穀六十八萬。擢樞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棗陽屯田成。進兩秩。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歷官大理卿。兼樞刑部侍郎。升置制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端平六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閩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滂螟蝗之災。飢饉流亡之患。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業業以逃亡。後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飢餓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旣慮其始。必慮其終。願與二三大臣。

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有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下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罪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不報嵩之力求去。進寶章閣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拜權刑部尚書。力辭。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使。賜便宜指揮兼

湖廣總領淮西安撫使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廬普李士遠以其弃城也黃州圍解拜端明殿學士職任如故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制置司兼督視淮南軍馬城黃州復光滁二州拜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如故進封公加食邑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賑淮民之飢復襄陽自是邊境多以捷聞寵眷特隆賜賚無虛日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郤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遭父喪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趨行於是太學諸生及在朝之士多論嵩之不當起復帝意頗悟遂聽嵩之終喪自是不爲公論所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尋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莊肅

南陵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熙四年，以漕魁中南省第二，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騷擾，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抵襄陽，破圍而入。呂文煥大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今君獨來，且宜置酒爲賀。」韶策曰：「敵人，不意故，吾能轉戰而前，今若久住外，必嚴兵堅備，何以爲歸？」乃請文煥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子良嗣仍率死士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略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謀留守馬光祖，倉使

劉震孫，交薦於朝，有旨籍記姓名，厚加錄用，未及用而卒。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歷官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等，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

軍何地丙遣李全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戾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軍涉亟遣傅翌論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邀其歸路以傅翌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旣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旣衆涉慮其思亂以滁濠之後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

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繼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三州。青州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鄆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陞全留後。涉以爲無故陞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不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荆湖制置使趙方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於淮。遷樞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渡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涉時已疾。力辭事任。金人復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勃木魯答哥率細軍及三道兵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

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金酋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棧。郭呆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書闕下。及出身。效力封疆。卒以勤死。可謂能忠能孝。而孽子不才。家聲盡隕。論者惜之。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師事胡宗。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人稱爲雪齋先生。應時八歲能屬文。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尉黃岩。朱熹爲常平使者。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去。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密帥蜀。辟之入幕。是時吳挺畜異謀。爲朝廷患。會挺有疾。乃佯遣應時視之。實察其軍情也。挺盛禮十獻。應時辭焉。歸告密曰。今挺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節制之。別選

材帥以代吳氏。可防近患。已而挺死。密如應時計。朝議從之。一方宴然。改知常熟縣。已代矣。郡將以私憾。拮據應時。負倉粟三千斛。實前令積逋也。士民聞之。爭擔負代償。而應時卒坐此貶秩。尋判邵武軍。未赴而卒。其後吳曦果叛。伏誅。公卿臺諫。訟言應時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於未然。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應時兄弟父子。世相友愛。建世友堂。合膳同室。衣冠以爲儀則。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之從子也。初以進士爲福州教授。歷湖南路帥幹辦官。改淮東餉幕。皆以盡職稱。人爲宗正丞。樞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虧運米二十萬石。請得分限補償。乞免專官專吏之擾。其新米則按月轉輸。詔從之。贛寇出沒二廣。爲患炳炎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應龍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食其祿。不避其難者。臣子之誼也。遂勒所部將校屯豐城。以拒寇。尋以言罷歸。遂不復起。炳炎爲人光明俊偉。愷悌靖恭。爲宗正丞時。輪對諸劄子。言天下大

計切廟君德整

綱凜凜無所忌諱朝野傳頌之

謂之不務其術矣為人法也

君子之節也茲據所傳錄於

冊書漢曰此國客也急亦主

不亦一夫無嫌之貴也

其德本服於月無嫌

與國通米二十萬石前

論幕皆以盡海歸人為宗

也所以數士為師也

敬相神辨守

炎字賦淵子孟





p.